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一至四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

唐三十一

魏知古　盧懷慎奐　李元紘

杜暹鴻漸　張九齡仲方　韓休滉皋洄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

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令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

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揺衆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册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上疏言今風教頽替日甚一日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寖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為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鏒兹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為患日久其

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户玄宗恨前賞薄手勑更加百户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黄門監改紫

徽令宰相表失載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納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仕之

盧懷慎其先范陽著姓祖悊仕為靈昌令遂為縣人懷

慎童丱時父友韓思彦見之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懐慎諫曰昔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内朝以奉温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竊

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多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使人皆爭求冒進不顧廉恥尚何暇為陛下宣風化恤人瘼哉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遂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啟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使遷前代之美政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除察其治效尤異者

或賜車裘或加禄秩或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又竊見今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方今倉庫空虚民力澂極河渭漕輓不給京師公私耗損不可勝計況邊隅未靜兵革猶興一旦水旱或災租税減入軍國急務何以濟之臣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堪為州牧縣令及上佐者並

加遷擢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又竊見內外官有賍餉狼籍鞫按非虛刑憲已及者雖坐流黜旋復舊資還為收宰或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夫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是謂屈法惠姦恤近遺遠凡左降之人鮮能省過必懷自棄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陬夷落何負聖化而獨受其弊政乎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難安官非其才凌虐侵剝小則黎庶流亡

大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而況於猾吏乎臣請內外官犯贓論廢者並削迹簪裾不數十年不賜齒錄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賜爵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通鑑作二年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為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

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願帝悼歎之懐愼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禄賜予故人親戚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别執二人手曰帝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

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以縑帛賜之値懷慎大祥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陜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陜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詔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奐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為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

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為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㓂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振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

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不可動懷貞不能奪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户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户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時政得失帝

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時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師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人耕棄地省餽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散在諸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

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為史官譔唐書及唐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勑說等以書就館叅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為

晉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户部尚書致仕復起為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徳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為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坐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

獄興移疾去卒於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授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暹入突

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令收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令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按暹以開元十二年三月起為安西都護十四年九月入相首尾僅三年耳新舊書皆云

在邊四年疑誤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詔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不相得罷為荆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為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浚城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

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於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受醫於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

王府叅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禄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此大計也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廥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悦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

迎謁説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回紇請和土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俟興復殿下治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通鑑云牋五上太子乃許）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節

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荊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偽稱南楚霸王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為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節通鑑作柏茂林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嵕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為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怯懦而俛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乂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因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通鑑茂琳子琳昌嵕各為本州刺史各罷兵大歷二年還朝盛

言旰威略可任宜為留後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仍知政事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劔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塟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舊書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於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

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髙第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盖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徳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

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民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

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内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髙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按通鑑開元二年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新書選舉志以為從

九齡之請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倖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為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故時人有平配之

詔官皆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葢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朝廷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

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勲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内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

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濫加章數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復勸說為備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兾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

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

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内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及歷内外貴任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

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職耳陛下賞之金帛可也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

自況其末曰苟効力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娱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藴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

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帝雖罷九齡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鏡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録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謇謇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

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按九齡以二十四年十一月罷政事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四月廢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文義甚明事實甚合而吳縝糾謬妄下訾議以為似實而虛殊不可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從帝後

在蜀思其先見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事見舊書德宗本紀與新書本傳合舊傳云上皇幸蜀詔贈司徒非是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祿山盜河洛陷焉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為集賢校理以母喪

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為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呂温
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温黨補金
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為度
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憲仲
方挾前怨建議駁之其言醜訐憲宗惡之貶遂州司馬
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為諫議
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
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

方曰萬乘之行必具儀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
鄠令崔發以辱小黄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
天下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為福建觀
察使名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容
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
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
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呼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
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髗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

尸餓許收瘞故胔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恣仲方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為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封曲江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按世系表大敏乃大智之弟）仕武后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除

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

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宫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税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不能救百姓之敝何以為政雖得罪所甘心

馬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所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細罪且不容巨猾宜得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寛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甞不盡帝甞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甞引鑑默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昔何不逐之帝曰
吾雖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
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

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實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汯泥渾泂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為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為司庫員外郎與汯皆以累貶洪後為華州長史泥大理司直安禄山陷京師逼以官浩與洪汯泥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為賊擒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為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汯上

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滉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為通州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浤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滉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强直明吏事蒞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庇之請原死滉執奏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户部侍郎判度

支自至德巳後所在軍興賦稅無藝帑司給輸多務因循滉清勤檢轄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剥人亦咨怨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諸縣凡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職在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耶貶

南蒲員外尉計亦斥為豐州司戸員外參軍方是時滉
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産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
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寳應靈慶池德宗
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猒乃出為晉州刺史未
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為鎮海軍節
度使唐會要建中二年六月置浙江東西節度使尋改為鎮海軍以團練為節度使理潤州綏輯
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内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
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

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曜李長榮栢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曜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居多自京都亂即於所部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申儆自守也自德宗出狩及還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蝗旱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

月軍國皆仰給焉李晟屯渭北漕運米百艘餽之臨江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以下爭負之須臾而畢船置十弩手有寇則扣舷相警賊不能剽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漕米至價減十之八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

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俌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紿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之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琇不增

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讁無名刑濫人懼且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為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宫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寖弱

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庭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餽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禄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靳削資儲辭以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幼有美名所與游皆天

下豪俊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泂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

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其在浙右政令明察然頗苛慘晚節尤甚誅殺殘忍一判輒勦數十人嘗遣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寘極法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及入朝自以宿齒早達稍薄後進丞郎卿佐接之簡倨人以此怨之

按李泌稱滉公忠清儉請以百口保之而滉亦卒能以臣節始終不媿其語特其剛强刻急取怨於衆故一時議論無右之者石頭之役謗語沸騰而本傳載其耀武海上會兵金山與陳少游以金繒相餉遺追還李長榮以親吏廬復為宣州刺史等事皆微文刺譏疑是當時秉筆者媒孽之辭而新舊書相承載之不及致察耳今皆削之以袪後世之惑

子羣

皐羣終國子司業

皐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譔滉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為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皐悦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

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内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訢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晷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徙鎮海入為户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以簡儉為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宫留守穆宗立以舊傅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真又進左僕射長慶

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貞皐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内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揺落肅殺其歳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宫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簒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

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泂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漸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泂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

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
軍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復為諫議大夫晏被罪
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失職久無綱紀莫總其任
乃擢泂戶部侍郎判度支泂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
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
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
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
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

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皐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户部尚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二

列傳

唐三十二

張嘉貞 延賞 弘靖　源乾曜 光裕　蕭嵩 華 復

裴耀卿 佶　李適之

張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 世系表作吒子 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

安中侍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賞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歴梁秦二州都督并

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

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别

駕願内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

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

軍綏護其衆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舊書云或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御史大夫王晙因劾奏之）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

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

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

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
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
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老無能為也帝曰
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二年善敷奏敏於裁遣然彊
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
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幾染促有司
速斃以滅言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

杖已而晈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晈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晈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

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娼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詠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舊書通鑑俱作幽州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

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内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

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

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

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為中書

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

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

曰吾甞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産

猶不能為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

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

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

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

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

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内節度使王思

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

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為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歴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閾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名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歳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

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修室廬寬逋債已而歸者
更增於舊爪步舟艫津湊而逕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
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
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
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
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
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公私蕭然延賞事
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

次梁倚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李晟總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延賞憸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尚結贊之反間耳

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為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

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閒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没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

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唐會要兵部尚書崔漢衡讀册左散騎常侍劉滋奏禮畢宰相不親行事自此始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録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録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内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

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呰謗浸淫聞於帝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

渾時以為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世系表初名調雅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為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戸部侍郎陜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九年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

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効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毋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是時布衣柏耆奉裴度書往說承宗事見度耆二傳非特弘靖力也

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寛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内屬請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禄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悦旬一決事賔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通鑑作張宗元又不通大體朘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侻酣肆

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充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徹始就職按韓愈作徹墓志稱徹先在弘靖府中牛僧孺表為御史而弘靖密奏留之發半道詔還鎮數日軍亂新書云始就職舊書云自遠使歸皆未核其實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尋畏其謀欲還別館徹大罵曰汝何

敢反行且族滅衆怒繫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歴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蘇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時

號三相張家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彦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郎知

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據世系表茂樞乃次宗之子未知孰是字休府及進士第天佑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已九日廢射禮按會要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至景雲二年乾曜上此疏新書謂景雲後始廢非也乾曜以為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别邪

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冠戎古先哲王莫不遹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憚費而舊典為虧請依故事舉行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晈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失白鷹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

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茍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帝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使俊乂之士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子俱在京師請出二補外詔可乃以子河南叅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潔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縣是公卿子弟皆

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説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戸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封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説李元紘杜暹先後同秉政事未嘗廷議可否晚節唯唯聯署而已務爲寛平惇大故鮮咎悔初因姜晈薦及晈爲

嘉貞所排至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洎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蕭嵩特進宋國公瑀從曾孫也祖鈞博學有才望永徽

中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別駕盧文操盜庫物高宗命殺之鈞曰文操誠不可赦但恐天下謂陛下重財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樂工為宮人通問遺特詔殺之且附律鈞言工所犯在未附律前不應死乃流工遠裔終太子率更令父瓘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毁卒嵩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汨汨未仕善相人夏榮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

若蕭郎位重年高一門皆貴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始調洺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舊書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邱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昂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

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㚟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完樹陴堞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憺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部會鄯州都督張志亮（舊書本紀及吐蕃傳作張忠亮寶錄唐歷作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鬬

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遥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儀物甚盛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庭與嵩數不協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

臣得以己身有如厥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荆州進黄甘帝以紫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州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而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為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為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得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名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污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

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恒子俛悟子倣自有傳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婣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以清操顯力學非名士夙儒不與游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為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

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舊書云自常州刺史為潭州刺史與此異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為行軍長使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監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令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

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初政清明自楊炎盧杞柄用滓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陛下深革睿思臣敢不盡力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 謹按通鑑輯覽

批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鑿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巾錚錚者矣

杞對帝或諂諛阿匼復厲言杞詞

不正帝色眙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領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皋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皋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皋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

朝廷大事正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令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寖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帝銜曩忮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

子真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真子遘有傳

裴耀卿字焕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籖與掾邱悦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戸和市法百姓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戸寡會天子東廵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

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懐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俄徙宣州通鑑作定州前此大水河防壊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廵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

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弊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而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廵百司畢從則太倉及三輔積貯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帝業

本在京師當百代不易但秦中地狹穀少水旱易匱往
貞觀永徽時禄稟數少歳漕粟二十萬略足令用度寖
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國大計
臣願廣陜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令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毎丁支出百錢為陜洛運費又益
半為營窖用分納司農及河南陜西又令粗米悉輸東
都從都至陜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廣漕路
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贏萬計且河南租船俟水始

進吳工不習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一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廹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詳鄭氏食貨略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

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以為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決杖贖死恩則已優而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恐非崇守長勸風俗之意請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特乞停減從之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

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歲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夫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懐未恵不可共心縱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義且萬人之命倚於將軍今酣呶朝夕肸肆自安恐非愛人憂國者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舊書作改為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與新書互異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

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畏郢之暴不敢免佶請代役無慭

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幸在授補闕李懷光以

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為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黜中觀察使韋士文為吏僚所逐詔佶代之郡吏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僕射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為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為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没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

李適之恒山王承乾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為政不苛細吏民便之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故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詔可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歎遷刑部尚書適

之喜賔客飲酒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寳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釆之可以富國顧帝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寛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

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舊書以李季卿為適之子新書作李適子别見文苑傳按世系表適之一子名雲别無名季卿者新書為是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

唐三十三

蘇珦晉　尹思貞　畢構

李傑　解琬　裴漼寬謂胄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王丘　嚴挺之武綬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將殺韓魯諸王付珦密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武言珦與韓魯等同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為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虢㕛督過程丁夫多死珦按奏弘義

坐免還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槩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内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兖州都督謚曰文

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祕書少

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曽為之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為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户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有過官應批退者就籍以朱筆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

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悉通鑑作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君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以紀其事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

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為定州刺史名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秪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禄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附三思而以他事禁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

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

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勍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治州

有績蠶一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

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

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

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與

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廷辱朝士今不可事公矣乃

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按金仙玉真二

覲作於景雲二年懐貞伏誅乃開元元年事舊書云其年懐貞誅誤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黄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歳能為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毁棘甚已除猶屏處卯園武后召為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聽者皆歴然可曉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恵愛徙衛同陜三州

還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為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稱畢李封魏縣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杙私號為清嚴睿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為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還吏部尚書並遥領益州長史從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户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户部為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兾其愈會卒贈黄門監謚曰景

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荆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坰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為賞口河北平宗人宏贖出之後舉明經為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坰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鄭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為河東巡察黜陟使課為諸道最先天中進陜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

曰子法當死無悔乎荅曰子無狀寧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堰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貴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皇后妹壻也素惡傑遇于道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杖殺昕等於朝堂以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傑引侍御史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為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户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知琬習邊事奪服往撫羌夷琬固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

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

十姓降户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為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户參軍年甚少刺史李崇義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

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没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為李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漼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

有疾疫水旱之哉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為此發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户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饑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佳士為多拜御史大夫漼雅與張説善説方宰相數薦之

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家世儉素而
晚節稍畜妓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闕改太子賓客卒
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寛
寛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
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
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名問狀荅
曰寛義不以包苴汙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
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

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幛其族使覘之寛衣碧襦而
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誂曰愛女宜為賢公侯
妻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寛舉拔萃為河南丞遷長安尉
宇文融括天下田奏為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
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寛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
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説是之請如
寛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
仲恃貴倖將其獄寛固執不從河西節度蕭嵩表為

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為户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附權貴河南大治除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帝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屬酋也與中人通數冐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禄山守范陽召寬為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帝

素重寬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林甫趣敦復發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娣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

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從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閒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不好苛細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虢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

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寛將德寛舊恩且
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為郎君偽授御史中丞
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
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
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陜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
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信矣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
載沮抑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
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

有所思帝曰何邪謂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
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
以利孟子曰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
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為虔
州刺史歴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
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葳陵事禁屠殺郭子
儀家奴宰羊謂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
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謂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帝

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尚父威權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别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詣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纎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詣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俄召為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詣視事未嘗敢當正處

以寛厚和易為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寛弟子冑字胄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髙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冑器之白栖筠取冑為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為御史大夫欲以為相栖筠引冑殿中侍御史尤為載所惡㑹栖筠卒冑護喪歸洛陽人為

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為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復讐窮擿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為贓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還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為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

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冑亦効作其管記梁易從世恨冑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内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冑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黄

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户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吴都賦所謂家鶴膝户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詿誤並擬配流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人吏畏讋呼為皁鵰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覲帝失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

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為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十年帝幸東都按本紀十年正月幸東都本傳作九年誤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與左右屯營官謀反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

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廵撫使還奏稱旨
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
紀耗蕩從愿精心澄叙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
年平允稱最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
一為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
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
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
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

第一實書勞問賜絹百匹名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户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産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入官有剩利為憲司所糾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饑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廥賑饑

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未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還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降墨敕授官斜封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

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胖然無避歷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戍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竝授一子官久之以筞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

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横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搒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為大理卿按通鑑開元六年宋璟請以李朝隱為大理卿而以陸象先為河南尹帝皆從之舊書作十年誤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曽祖寂有佐命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籍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例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

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為難明年詔書敦遣始就職還為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轝北還謚曰貞

王卯字仲山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晊終太子左庶子卯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試誦經卯獨屬文辭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卯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録精明無卯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卯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

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晋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為黄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皋陶稱在知人在安民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卯與中書侍郎崔沔等竝爲山東刺史

按通鑑開元十二年六月帝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舊書作十一年誤　而卯守懐州

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庭卒蕭嵩與卯善

將引與當國卿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卿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宿預男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卿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禄以旌潔吏天寳二載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舊書無謚按㑹要謚文者有宿預縣公王卿是卿嘗進爵為公史亦闕載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

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勌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州縣坊曲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之資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

不可誠意懇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為相不相中暹喜挺之而元紘善宋遥用為中書舍人遥校吏部判取舍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挺之屬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為誰曰宋遥也繇是出為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使太原朔方

籍兵馬後累年仍牒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啟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帝以挺之言忠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謟事之內實不善也戸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

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譔於尉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洺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帝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老疾宰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

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挻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挻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挻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挻之子

然數禁敕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舊書武拜京兆少尹不之官乃出為綿州刺史與新史異久之遷東川節度使廣德二年合劍南為一道按方鎮表廣德二年合两川為一道是代宗時事非上皇詔也新舊書俱作上皇誤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

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悦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杖殺之琯以故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挺之從孫綬舊書云蜀人按綬既為挺之從孫亦當是華陰人疑舊史誤綬父丹嘗為歙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

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授儋節度使時德宗務姑息鎮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順憶綬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節度河東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鋭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

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録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射綬既名胄吏事有方畧然銳進趨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溆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

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厚賂中人招聲援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禄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河東李進賢者以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鵜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還攻進

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瀫而屠進賢
家詒以夏綏銀節度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三